

□灯下漫笔 ■安逸

悲壮:容易被忽略的福州城市情怀

看到这个题目,估计有人会问我是不是在说笑话。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福州地处中国东南一角,自古偏安一隅,是蛮荒之地,城市性格属于温吞守旧型,或者是南方温柔婉约派,怎么会与豪放、慷慨、壮丽等北方性格挂上钩。

诚然,福州没有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燕赵悲歌,没有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豪情壮志,也没有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壮烈,但福州城同样赓续了中国人骨子里不畏强暴的民族血性,演绎着总是被掩藏的悲壮故事。

福州于山,有郁达夫1937年拜谒戚公祠勒石留下的一首《满江红》:“三百年来,我华夏,威风久歇。有几个如公成就,丰功伟烈,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至于今,遗饼纪东征,民怀切。会稽耻,终当雪。楚三户,教秦灭。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台畔班师酣醉石,亭边思子悲啼血。向长空,洒泪酹千杯,蓬莱阙。”读着这首词,遥想当年戚继光两次率军进入福建剿寇时的情景,从征东饼、醉石、思儿亭等传说故事中感慨戚家军及抗倭将士们浴血奋战、舍身卫国的胸怀。所以,说起明朝抗倭的历史,我们会想到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却少有人知道明朝“抗倭第一人”是福州籍抗倭名将张经,他获得明朝抗倭“东南第一战”的功勋,官至兵部尚书、七省经略(总督),还是戚继光的上司。但张经在王江泾取得东南抗倭以来最辉煌的胜利后不久,即被屈杀,故而湮没无闻了,令人扼腕。明朝嘉靖年间福州沿海当地民众抗倭的悲壮,我们只能从当地县志记载

中感受他们义无反顾的悲壮,比如,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倭寇盘踞江阴,义士夏淑慎带领子侄及兵丁200多名壮士渡江抗倭,英勇作战,全部罹难。

说到中国近代史,许多人会提到中日“甲午海战”和北洋舰队邓世昌“撞沉吉野号”的悲壮,却很少有人提及中法马江海战和福建水师许寿山的“撞沉德斯丹”。1884年8月23日爆发的马江海战是中国近代海军舰队的第一场海战,比“甲午海战”早了10年。福建水师基层官兵在毫无准备,装备落后、火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仍奋力反击,最后全军覆灭。许寿山是炮舰“振威”号管带,在法国舰队一开炮,就立即轰击了附近的法舰“德斯丹”号。法军集中三艘军舰猛轰“振威”号,“振威”号全舰多处中弹,眼看济不济,此时,许寿山下令:开足马力!去撞沉“德斯丹”号!“振威”号中炮下沉,许寿山没有弃船,而是在船身下沉的最后时刻,拉响了最后一颗炮弹引绳,一炮轰中“德斯丹”号。当时有在场的外国人留下现场描述:“这一事件在世界最古老的海军纪录上均无先例。”福建水师旗舰“扬武”号被鱼雷击中下沉,管带张成弃舰逃走,但全舰官兵很少有率先弃舰的。其中,有个叫詹天佑的水兵,在“扬威”号着火沉入水中的最后一刹那,才跳水逃生,后来自主设计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福星”舰没有机关炮,近距离时,全舰官兵只能用步枪射击敌舰。管带陈英调转船头直接冲入法国舰队阵中,指挥所有火力猛击法军旗舰,全舰官兵95人,仅幸存20余人。更令人感慨的,是那一夜的晚上,沿江的居民自发驾驶渔船、盐船,用小船满载可燃物试图对法国战舰发动火攻,那

是怎样一幕悲壮的景象:一艘艘民用船只,如同飞蛾扑火一般扑向法国舰队,然后被军舰的炮火摧毁。战后,闽江沿岸军民自发组织打捞阵亡福建水师将士的遗体,就近在马限山东南麓沿江掩埋,先后形成九冢,1886年在墓园东侧建成昭忠祠奉祀。

“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1300来字的《与妻书》,让我们深深记住了“为天下人谋永福”的林觉民。要知道,与他同时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中,有名有姓的福州人就有19名。

历史都会变成遥远的往事,故事传说的悲壮有的被名人掩盖,有的因时间流逝等种种缘由被遗忘,于我们后人来说,还是能在日常不经意中感受前人的悲壮情怀。比如,古时至近代,福州女人“乌黑的头发上插着上左右三条刀刀般雪亮的银簪子”(冰心《故乡的风采》)。这“三把刀”头饰的来历有多种说法,不论是古时闽国妇女为了抵御入侵者在发髻上插戴的刀剑所演化而成的说法,还是唐朝时大军南下征讨福建,蛮族部落之中的女人上战场在头上插上了“三把刀”以作杀敌之用的说法,抑或是明朝时妇女为了抵御倭寇不受凌辱而簪戴的小型利器演化而成的说法,这种种传说中,都蕴含着福州女人亘古不变的抵御外敌、不畏生死的勇气和气概。我想,那深藏于血脉中的悲壮情怀,是福州城、福州人永志不忘、永远赓续的。

□诗苑 ■何刚

靠近时间与光 (二首)

烛光

一片片拾掇起来,是烛光的花瓣
夜已深了,祖母手颤抖着
不停拨动时间的琴弦,缄默中
岁月无声。甚至,感觉到音符晃动
她在重复演奏一曲歌谣
在民间失传多年,依然深入人心

祖母点燃心愿,小心翼翼呵护
泪流成河,试图阻止每一场凋零
她执着的怜爱,虔诚祈愿
烛光,这娇弱的,绽放在深夜的花
而光影之外,那些从乡村出走的亲人
还在古老的歌声中,四季游走

河对岸的母亲

雁湖村的无名河
将我母亲划出界线
我的母亲,只关心河对岸的庄稼
她与稻谷更亲密,更易于言语交流
而我从小向往的远方和雪
在粮食面前,多么不值一提
我与母亲之间,隔着一条河
母亲是能种田就不离开故乡的人
我携着书本远行的梦,于她而言
奢侈,惊讶,不可理喻。尽管
母亲黄牛般执拗的许多年,粮食收成
也比我的身子还要单薄
但她,仍在晒谷场上与雷阵雨赛跑
我与故乡的决裂,从一条河开始
而随着鱼尾纹粗暴伸展,终结,和解
那年陪母亲回村,无名河已被填平
望着一整片蔬菜大棚,母亲试图
找寻昔日番薯田的方位
我内心杂乱无章,第一次关心母亲
她老了,怎料到,没有了田地
母亲竟老得比时间还仓促

□岁月感怀 ■青色

远去的山村

又回到那个小山村,天上星还在眨眼,我以为它已经不在。

许欠许欠,多少次找寻它,但它消失在城市的夜空中。再回时,老屋不在,屋前葫芦瓜不在,无花果不在。

这样寒冷的天气,平潭应是刮着刺骨的寒风,山上的野菊也必定开了。一簇簇,一团团,好看极了。也或许,山蛋(茭白的方言)、绵枣儿的幼苗从地底冒了出来,被风吹得凌乱,却又坚强不倒。这是黑夜,我看不见它们。

“一埠”“二埠”“三埠”“海中”等地名的遗留,是沧海变桑田的见证。彼时,离竹屿口围垦成功已过去二三十年。站在老家一埠的二鹰山上可望见“海中”的田野,听见二埠传来的公鸡打鸣,还有那永不知躲在何处的布谷鸟“咕……咕……咕”抑扬顿挫之声。老屋就在二鹰山脚,是曾祖去南洋寄钱回来盖的大四扇厝,村里无二。一大家子,四代同堂,隔墙都能听见前后耳房的声音。曾祖素康健,80多岁时,尚能去两三公里之外的小姑娘家看望女儿,并挑两篮子西红柿回来。半个村子,都是族人。一条小溪,从老

屋的坡下蜿蜒而过。我总喜欢在溪旁搭个架子,饲养一窝红鼻鸭,用芋叶为它们挡风遮雨,看它们的鼻子由黄变红,为它们翅膀硬了,能在大埕上飞跃而乐呵。母亲养的几只鸡鸭,总是随处下蛋,有时下在土灶薪柴丛中,有时下在埋下草窝中,有时下在堂伯田里的葱兰花丛中。

每至夏夜,满天星斗之下,是父亲母亲与小叔公一家子的家常闲话。他们说着城里的稀奇事,也扯着我懂的天南地北。我听着不耐烦,就从他们的怀里逃开,去看葫芦瓜架上飞来飞去的“长针”。

“长针”在葫芦瓜花上停歇,迅疾扑腾翅膀,将长长的“针”(口器)伸进葫芦花的筒,很快,又扑腾着翅膀,飞走,再去招惹下一朵花,故伎重演。我看着看着,着了迷。大人散去,尚不愿离开。

后来,我知道了,葫芦花是月光花的一种,这“长针”便是长喙天蛾。只是,长大后,再也不见长喙天蛾,连在黑夜绽放的月光花都稀见了。

那时,瓜藤旁是一棵无花果树。不,应该是好几棵。

二鹰山下“碉堡”旁种着一棵大无花果,那是阿爷种下的。自从他和阿奶搬到离老屋两三百米的房子后,这棵无花果就归我们了。

这些无花果从未管理,任由它们自生自灭,阿爷留给我们的这棵无花果不知湮灭于何时,但老屋大埕旁的三四棵无花果却茁壮成长。

这是老无花果的后代。从枝丫撕扯下的小树枝,用黄泥一裹,种下,便是一棵小苗。

这几棵无花果树伴随着我们的童年,与我们一起成长。

等不及无花果成熟的我们,在它们半生不熟时,将它们摘下,去蒂,在老屋石墙上将滴漏着白乳的果口来回琢磨,将它磨大,挤出余乳,以免“咬人”。再用掌侧捶打无花果,使之变软,易于入口。

偶有逃过我们口腹的无花果。它成熟了,黄澄澄的,饱胀胀的。一夜之间,体积暴增,让人一眼就望出。我们把它献给尊敬的曾祖,彼时,曾祖100岁了。

经年后,想再尝一次经自己捶打过的半

生不熟无花果,已是奢望。酸酸甜甜的无花果红籽自此入了梦。

到福州工作后,我最大的愿望是回故乡种无花果。2017年,“二埠”建起了动车站,半个村子拆迁,我在仅剩的一块田亩种下了数十棵无花果树,这是网购的远客。

那一日,91岁的阿爷,扛起了许久未摸的锄头,和我们一起掘坑植树,种下“远客”。那日的夕阳格外黄橙,暖暖地照在我们身上,也照在无花果树和田畦上。

我们带着欢喜回榕,留守的阿爷拿出农民固有本色,得空就去那片无花果地,浇水拔草,松土捉虫,将无花果照顾得妥妥当当。三四年后,我们收获了几篮无花果。

再后来,临时安置房拆了,阿爷阿奶搬至数公里之外的新安置房。无人看管的无花果杂草丛生,白蚁红蚁肆虐,将本就水土不服的外来无花果咬噬得遍体鳞伤,残喘在土地上。

无花果又成了梦。2024年新年刚过,98岁的阿爷驾鹤归去。谨以此祭奠阿爷及逝去的岁月。